

我的小子仔在北大妇产医院出生的那一天。我和哥哥等家人等候在手术室外。嫂子进了手术室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我们从门缝听到了小子仔的若隐若现的哭声。我开始兴奋。哥哥嫂一直是想要女孩的，因为他俩分别姓“陈”和“于”，所以给他们未来的女儿提前起好了名字叫“沉鱼落雁”，谐音他俩的姓氏。在小侄子降生的一瞬间，这个美丽的名字宣布作废，化为乌有。

小子仔先被我和哥哥推回母婴同室的病房，空旷的房间里，他躺在小小的婴儿车中，像一个天使，像一个小动物。我们轻手轻脚，生怕发出什么动静搅扰了他的纯净娇嫩，他的一尘不染。天啊，一个刚刚出生几分钟的小生命，我们成年人的世界和他半闭着的眼睛里的世界，将是怎样的天壤之别啊！我的小子仔以他无一丝杂质的清纯明澈的



《世说新语》载：“曹公问裴潜曰：‘卿昔与刘备共在荆州，卿以备才如何？’潜曰：‘使居中国能乱人，不能为治。若乘边守险，足为一方之主。’”这是当时人对于他政治领导才能的一种看法。曹操的谋士赵懿论刘备：“拙于用兵，每战则败，奔亡不暇，何以图人？”东吴的陆逊说：“寻刘备前后行军，多败少成，推以论之，不足为威。”这是当时人对他军事指挥能力的一种评价。

所以，被历史学家习凿齿誉为“追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于同败”的“刘玄德携民渡江”，便是这个二流军事家才能做出的战略转移决策。结果弄得队伍散了，百姓惨了，老婆死了，孩子丢了，遭到毁灭性的失败。结果他“大恸曰：‘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左右急救止。”只此一个“大恸”的表情，一个“投江”的动作，就表现出唯有一流政治家才能做得出来的，令大家感服的举动。

因此，即使败到了如此山穷水尽的他，那赵子龙，为了他出生入死，奋不顾身，冲锋陷阵，单骑救主，生生把他的儿子阿斗，从千军万马中救了回来。“恸”即“哭”，“大恸”即“大哭”，刘备好哭，一直到最后白帝城托孤，也是“泪流满面”，因此有“刘备的江山是哭出来的”一说。在《三国演义》中，至少有二十多处写了此公的哭。“男儿有泪不轻弹”，他却是例外。你不能不认为，他的情感攻势、他的泪水政策，加上他的人格力量、他的仁义精神，融合在一起所产生出强大感召力、凝聚力。他的同时代人说起他来，都有点看他不起。其实，这个一无地盘，二无实力，三无资历的手工业劳动者，倘无一流的政治手段，最后焉能与曹操、孙权鼎足而立？所以说，刘备好哭，正是此公的不可小觑之处。

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80 周年之际，隋心惠写了几首古诗，记述了从八一南昌起义到解放战争胜利的过程，其中反映抗日战争胜利的一首是他最喜欢的：大刀长矛手榴弹，地雷地道游击战。“空舍清野”反扫荡，断桥破路端据点。林海芦荡青纱帐，烽烟滚滚扫敌顽。伤亡儿女三千万，浴血八年光河山。老人读完这首诗，还饶有兴趣地给我们讲解了“空舍清野”，将室内吃穿用的物品全部藏起来，将田野成熟的粮食全部抢收藏起来。

他是 1947 年参加革命的，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2 月 28 日，他同 16 名一起参军的青年离家前往东海军分区。临行那天，村党支部书记、妇救会会长、同学等都上门慰问和送行，全村男女老少，纷纷拥向街头，敲锣

喜极而忧

小生命，勇敢地投奔到我们这个复杂而混浊的世界中来，真是让我欣喜让我忧，这种担忧甚至使我忽然为他感到万分的无奈！小子仔似乎无所惧怕，大大的眼睛用力睁着，好像能看见一样，追着人的声音转动。居然出生的第一天就很有了模样！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刚刚出生的婴儿。

小子仔被护士洗完澡推回来的时候，穿上柔软的小衣服和小帽子。我疼爱怜惜地端详着他俊美的模样，发现他的小脸上有两根被毛巾揩拭后遗落的线头，我几次试图用洗得干干净净的手指帮他弄掉线头，又都不由得退缩了回来。哎呀，他的小脸怎么能鲜嫩得一碰即化啊！我下了很大的决心，才用轻得不能再轻的动作将小子仔揩去脸上的两根小毛毛。

“月嫂”在下午 5 点钟左右来了，洗过手就开始用奶瓶喂奶，小子仔喝了今生第一瓶牛奶（大约 10 毫升）。他的小嘴本能地用力吸吮，生下来就会

吃啊，这小东西！

回家的一路上，堵车堵得厉害，前边一辆不知什么年代的很脏的汽车喷吐着浓烟滚滚的尾气，眼前一片昏黑的气团；风沙又起，纸屑塑料袋之类在道路两边随风滚动，翩跹起舞；远处，耸入高空的大厦正拔地而起，一寸寸地掠夺着我们天空的蓝……我急忙关上车窗。不由得想，掠夺我们春天的绿意和蓝天的，肯定不是汽车和大厦们本身，而是我们人类急功近利的

对自然的不尊重，是我们人类的自以为是和日益膨胀的功利心，说到底是我们的自负与妄为。想起我的小子仔，他已经被父母的意思带到这个人世间，这个世界的美好与肮脏、灿烂与龌龊、和风与炭暴，他都将别无选择地去面对，这就是他的土壤，无论他愿意不愿意，他都只能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他的未来将是怎样的一场人间的较量啊！按照我们中国的成长模式，他将从上幼儿园甚至在上幼儿园之前就开始奋斗拼搏他的一生了：他未来的考试分数、他的大学、他的商场或官场、他的金钱财富、他的婚姻家庭、他的庞大的人际关系网络……这将是一场何等漫长的艰辛与严酷、何等漫长的举步维艰和艰苦卓绝啊！难道我们的生命注定要如此风鬟雨鬓地展开吗？难道我们的生命生来就是为了迎接一场栉风沐雨的过程吗？我的忧虑正是来源于此。我们的生命本来是为了消受一遍尘世的良辰美景的啊，本来是为了消磨品味人间的绚烂时光的啊！我曾经说“一些良辰，必须虚度；一些时光，必须消磨”。可是，活到今天，当我们回眸审视自己的生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现代人严重的焦虑已经摄取占领了我们的身心。我至今深深喜爱“人应该从墓地的回来的路上成为一个诗人”这句话（一位诗人语），可是，我们在这样的日复一日的实利的现实中，到哪里还能去寻找诗人呢？这个问题不能不成为我的一种忧戚。

我的另外一种担忧是，我一直觉得，任何一

僻室笔记

个小小生命的来临其实都是无辜的，都可以说是“强行”被父母带到这个世界上的，甚至可以说仅仅是来自父母的一厢情愿。无论这种哺育是多么的无价，天下的父母首先要无私地把儿女培养成一个有着健全人格养心的独立人。可是，我们中国古老的观念却一直认为，是父母给予了子女以生命，然后就有了一种天命的东西赋予了中国式的父母与他们儿女的不平等关系，这体现在国人根深蒂固的父母的特权观念上。中国式的父母，有多少不是自私地为了养儿防老、把儿女当作排解自己晚年孤独的私有物呢？又有多少父母不是把自己的观念和愿望强加给儿女，使之按照自己的意愿成长、成才呢？而儿女们自己的趣味、自己的快乐和自己愿意的人生（哪怕是平庸的人生）又有多少自由发挥的心理空间呢？有多少中国式的儿女一生都背负了父母们沉重的人生啊！

由于我的生命背负了过于沉重和复杂的什么，以至于杞人忧天地想起我的小子仔。对于我自己，生活的姿态已然成为一个定局，以自己脆弱敏感个性，在这样的内在自身的复杂和外在世界的混浊境遇中，继续完善自己宽容达观的境界，将是一个永久的功课，我愿把这门功课长久地反省下去。

有人说，真正快乐的人没有理由去思虑，他们是在生活，而不是质疑生活。实际上，我们身边 99% 的人群正是如此地生活着。我宁愿我的小子仔长大后消失在这 99% 的人群之中，只是去生活，足矣。

我的哥哥都是开明的人，但愿我的小子仔拥有一个轻松快乐、平静自如的人生！哪怕由于这种轻松快乐、平静自如而显得过于平凡、过于平庸！

我为小子仔的清澈纯质的新生命感到无比喜悦，直至喜极而忧！

陈 染

夜光杯

反，国民党军已没有了内战爆发之初那种嚣张的气焰。面对这种形势，我军把政治攻心作为瓦解敌军的一个重要策略，放在了战争的重要位置。

部队经过哪里，隋心惠和民联部其他的同志都把“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保家、保田、保饭碗”等标语写到哪里；打到哪里，他们就把共产党爱民政策宣传到哪里。有的是写在纸上挂在村头或贴在墙上，但大多数标语都是他们到老百姓家刮来锅底灰，加水稀释，用扫把刷到墙上的，既醒目又能保存很久。1954 年，已在上海警备区政治部当宣传干事的隋心惠回山东的时候，沿途还看

到自己当年随军南下时留下的宣传标语，目睹那熟悉而亲切的一切，仿佛又回到了那炮火连天的日子。但那时候最难的是征粮。多年战争，使整个国家出现粮食紧缺，为做好筹粮工作，隋心惠随部队一边战斗，一边走村串户，特别以前是国统区的群众，对解放军不了解，隋心惠和筹粮队的其他同志就不厌其烦地向群众宣传我军的“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向群众讲解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并用实际行动赢得了群众信任。当时筹粮只是借粮，每当群众主动把粮食送来时，他们都打上借条，新中国成立后，当年借来的粮食都一斤不少地还给群众。

明请读一篇《他在平壤考入军医大学》。

明请读一篇《他在平壤考入军医大学》。

明请读一篇《他在平壤考入军医大学》。

明请读一篇《他在平壤考入军医大学》。

明请读一篇《他在平壤考入军医大学》。

明请读一篇《他在平壤考入军医大学》。

明请读一篇《他在平壤考入军医大学》。

世象杂谈

这真是一道“带血”的竞猜题——中国 4 名工人在巴基斯坦遇袭，某电台即刻以此竞猜：这桩血案中，共有多少中国人死伤？A、三死一伤；B、二死二伤；C、一死三伤，赶紧拿起你的手机发短信，反对者有望望三天两夜xx 游奖励……

其实这类带血的竞猜，早已风靡，并非自今日起，无独有偶，也绝不止上述一例。几乎就在同时，相声演员侯耀文尸骨未凉，一家日报的“读报有奖”，迅即出题：“侯耀文遗产有多少？1、三四千万；2、四五十万”；答对者有机会获得健身月卡一张！与此同时，关于侯耀文的两次失败婚姻，关于瘾君子谢东究竟是否侯门私生，关于侯耀文的初恋到底是谁，等等等等，充斥报端，挤满荧屏，一时之间，好不“娱乐”！难怪人们要质问起媒体的“人道主义”问题来！

其实我们的媒体之上，类似的“带血戏说”并不少见。广州炎夏太热，30 余人因酷暑死亡，某媒体的标题赫然“广州酷毙三十余人”，拿死亡来戏说，可谓到了极致；某打工者手指被机器切掉 9 根，急送医院再植，不料一根丢在现场，某媒体的标题谑称“哦哟，第 9 根手指忘了”，全不顾伤者和读者的痛苦；更有甚者，某名胜发生车祸，一轿车坠落悬崖，所幸有大树卡住，未入百丈深渊，我们的某电台主持人是如何解说这条新闻的呢——主持人 A：“游人都在尖叫：‘看啦，在拍电影啦！’好刺激呀！”主持人 B：“像在拍《生死时速》的续

回首灯火阑珊处

万峻池

王涛生活在徽派文化的发祥地，在新安画派浙江、石涛、梅清等影响下，追求雄浑奇宕、峻拔洒脱，钟情于“象外之象”的神韵境界。然而西方现代艺术的新观念给了他新的审美意识，这种燃烧起来的真实感情很快就溶化到了东方式的笔墨线条中。他的《复苏的土地》入选第六届全国美展。《春牛图》等入选在香港举办的“中国人物画展”。《共饮一江水》入选“国际和平年美术作品展”。《卧薪尝胆》等入选在联邦德国举办的“安徽现代中国画展”。

像海绵汲水般地吸收浙派人物的文化底蕴、海派人物的创新精神和京派人物的传统功底以及金陵派人物的笔墨技巧，王涛用现代人的创造精神去开拓中国写意人物画的新形式、新境界。《梅清造像》《庄周梦蝶图》《醉僧图》《郑板桥诗意图》等佳作迭出。他率团进京举办安徽省书画院“黄山风”中国画展，在上海举办“黄山风”中国小品展，使更多的观众领略到了新徽派的高技妙诣，提升了“黄山风”当代国画艺术的历史地位和时代风貌。他的作品被编入了上海书画出版社的《二十世纪中国学院派国画》大型画集。

王涛的作品笔墨峻拔、秀雅清新，

到自己当年随军南下时留下的宣传标语，目睹那熟悉而亲切的一切，仿佛又回到了那炮火连天的日子。但那时候最难的是征粮。多年战争，使整个国家出现粮食紧缺，为做好筹粮工作，隋心惠随部队一边战斗，一边走村串户，特别以前是国统区的群众，对解放军不了解，隋心惠和筹粮队的其他同志就不厌其烦地向群众宣传我军的“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向群众讲解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并用实际行动赢得了群众信任。当时筹粮只是借粮，每当群众主动把粮食送来时，他们都打上借条，新中国成立后，当年借来的粮食都一斤不少地还给群众。

明请读一篇《他在平壤考入军医大学》。

这真是一道“带血”的竞猜题——中国 4 名工人在巴基斯坦遇袭，某电台即刻以此竞猜：这桩血案中，共有多少中国人死伤？A、三死一伤；B、二死二伤；C、一死三伤，赶紧拿起你的手机发短信，反对者有望望三天两夜xx 游奖励……

其实这类带血的竞猜，早已风靡，并非自今日起，无独有偶，也绝不止上述一例。几乎就在同时，相声演员侯耀文尸骨未凉，一家日报的“读报有奖”，迅即出题：“侯耀文遗产有多少？1、三四千万；2、四五十万”；答对者有机会获得健身月卡一张！与此同时，关于侯耀文的两次失败婚姻，关于瘾君子谢东究竟是否侯门私生，关于侯耀文的初恋到底是谁，等等等等，充斥报端，挤满荧屏，一时之间，好不“娱乐”！难怪人们要质问起媒体的“人道主义”问题来！

其实我们的媒体之上，类似的“带血戏说”并不少见。广州炎夏太热，30 余人因酷暑死亡，某媒体的标题赫然“广州酷毙三十余人”，拿死亡来戏说，可谓到了极致；某打工者手指被机器切掉 9 根，急送医院再植，不料一根丢在现场，某媒体的标题谑称“哦哟，第 9 根手指忘了”，全不顾伤者和读者的痛苦；更有甚者，某名胜发生车祸，一轿车坠落悬崖，所幸有大树卡住，未入百丈深渊，我们的某电台主持人是如何解说这条新闻的呢——主持人 A：“游人都在尖叫：‘看啦，在拍电影啦！’好刺激呀！”主持人 B：“像在拍《生死时速》的续

回首灯火阑珊处

万峻池

王涛生活在徽派文化的发祥地，在新安画派浙江、石涛、梅清等影响下，追求雄浑奇宕、峻拔洒脱，钟情于“象外之象”的神韵境界。然而西方现代艺术的新观念给了他新的审美意识，这种燃烧起来的真实感情很快就溶化到了东方式的笔墨线条中。他的《复苏的土地》入选第六届全国美展。《春牛图》等入选在香港举办的“中国人物画展”。《共饮一江水》入选“国际和平年美术作品展”。《卧薪尝胆》等入选在联邦德国举办的“安徽现代中国画展”。

像海绵汲水般地吸收浙派人物的文化底蕴、海派人物的创新精神和京派人物的传统功底以及金陵派人物的笔墨技巧，王涛用现代人的创造精神去开拓中国写意人物画的新形式、新境界。《梅清造像》《庄周梦蝶图》《醉僧图》《郑板桥诗意图》等佳作迭出。他率团进京举办安徽省书画院“黄山风”中国画展，在上海举办“黄山风”中国小品展，使更多的观众领略到了新徽派的高技妙诣，提升了“黄山风”当代国画艺术的历史地位和时代风貌。他的作品被编入了上海书画出版社的《二十世纪中国学院派国画》大型画集。

王涛的作品笔墨峻拔、秀雅清新，

到自己当年随军南下时留下的宣传标语，目睹那熟悉而亲切的一切，仿佛又回到了那炮火连天的日子。但那时候最难的是征粮。多年战争，使整个国家出现粮食紧缺，为做好筹粮工作，隋心惠随部队一边战斗，一边走村串户，特别以前是国统区的群众，对解放军不了解，隋心惠和筹粮队的其他同志就不厌其烦地向群众宣传我军的“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向群众讲解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并用实际行动赢得了群众信任。当时筹粮只是借粮，每当群众主动把粮食送来时，他们都打上借条，新中国成立后，当年借来的粮食都一斤不少地还给群众。

明请读一篇《他在平壤考入军医大学》。

集！”主持人 A：“司机从车中爬出来，满脸鲜血，问道：‘我还活着吗？’”两主持人大笑……请看这样的“戏说”，还有一点人道主义、一点人文关怀么？

傅彪患了重病，全国观众为之痛心，然而我们的某些“娱记”，却如获至宝，闯病房于先，抢病历于后，全不顾病人的安危、家属的感受；梅艳芳临终之前，多少人为之牵心，然而也有这样的小报，做出“梅大姐xx滴血”的标题，把病人的隐私，公开地拿到地摊上叫卖；至于李雪健有意，明明正在抓紧治疗，但是关于他已经去世的谣言，却已在不少媒体上“以飨读者”，可见这些“同仁”，多么地希望“出事”，即便天下本无事，造，也要造一个“惨案”出来。李媛媛是个唯一的例外，她身患沉疴之后，极力躲避“帕帕拉西”，生怕自己的绝症，火了小报的炒作。李媛媛到死也没有被“娱记”发现病卧之处，有人说李媛媛得以平静地离世，这是她的幸运。但李媛媛的“幸运”，不啻是对某些媒体缺少人道主义的控诉。

我们的读者，要求媒体有人文关怀，但这对于某些媒体从业者来说，要求是太高了，他们现在的问题，是要有一点人性，补一点起码的人道主义，不要再拿当事者的苦难来当笑料，不要再拿广大读者的痛楚来说笑。据说有一家媒体的记者，因为缺少“猛料”，睡都睡不好，忽然收到一则“拇指谣言”，说是某登山队“全体遇难”，于是大喜过望，急着要“启动紧急采访”，终于可以“炒一把”了。读者诸君，对于他们的“敬业”，作何评价呢？

蕉韵（国画）王涛

画法萧然绝俗、简淡古雅，神融意适，得形、神、气于理法之中。王涛喜为书画家造像，出神入化，可谓惺惺相惜，气息相通。《海粟大师》尺幅虽小，但刻画精到，刘海粟的睿智、豁达呼之欲出，人物背景配以水墨渲染，与大师晚年大气磅礴的画风十分契合。《肖龙士》用线古拙、生辣，造型简练、概括，眉宇之间透出郁勃之气，将这位百岁老画家的志趣、襟怀处理得恰如其分，令人过目难忘。特别是他的近作安徽名画家组画，取圆形幅式，分别写清初歙县画家浙江、清代黄山派名家宣城人梅清、清代流寓于宣城的画僧石涛以及原籍歙县的近代山水画巨匠黄宾虹。瞧：浙江案前作画，神情专注，一株古梅，泄露寒香，人与梅花一样清，且借缁素寄胸臆；梅清流连于怪石苍松间，临清流，望远岫，赋新词，觅画意；石涛席地挥洒，文思如潮，得意忘形，何等惬意，何等释怀；宾虹老人一路观景、一路勾皴，山河多情，画者无羁，配以黄氏勾勒劲健、密点厚重的山水画风，愈显宾虹老人严谨、敦实的风范。

熟悉生活、热爱生活，王涛对家乡的风土人情娴熟于胸：写老农憨厚、耿直，饱经风霜而乐观知足；作少女，则秀美动人，天真活泼，神态自然，不假雕饰；画牧童，或柳荫读书，或池边戏水，或短笛横吹，或田边对弈，山野之气充盈画面……王涛又以狭长的条幅画神话人物、古诗诗哲，密点造型略作夸张变形，布局疏密有致，泼墨与细笔并用，著色或浓重，或轻淡，让我们品尝到了飘逸灵动的韵味，感悟到了画家唯美唯真的审美取向。

明请读一篇《他在平壤考入军医大学》。